



惺齋論文卷三

語小○物雖小必有其形之可見道無可見之形則欲語其小其小固已極於無形矣所謂希且微者非耶物雖小又必有其質之可指道無可指之質則欲語其小其小更已極於無質矣所謂杳且默者非耶要句句吸得莫破意起而又止於句內包含不許向句外穿鑿題頂騰挪不許向題後踳躐如此方得其理○莫破云者謂更無小於斯道者耳故語小二字先要說得小到至極處方與下句呼吸相通但說小亦道所兼該尙嫌隔膜唯無形質局量之可言是以天下莫能破

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開端便要扣清子字勿使臣  
弟友等入而混之然扣子字又須得一借端引入之方  
勿令無端突出乃至駭人觀聽○此題須緊扣子字  
題界方清專扣一求字猶是下四句公共之談○未能  
句兼統下文今却只從子字截住題之棘手處在此作  
文正須因難見巧將子字開端說破上截處處用埋伏  
映帶之法渡處方不費手若從未能出所求從所求再  
轉子字便費手脚且亦平行無動人之處

所求乎子○專就求子一邊將題中所字說得極深極  
大則下文未能意自動不必別加敲擊此最爲善於取  
下者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子父臣君弟兄是三個人相與  
而吾處其中朋友往來却只兩人彼此對待相施此其  
與上三句不同處也大凡排句題必須就不同處落想  
方令移易不動又題句從先施截住上截必宜緊扣施  
字否則題界混矣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此是空冒題要逐處吞納下意  
而又不凌實義乃佳但一口咬住似字嚼齧與鼯鼠之  
食牛角何異總之作文之道不是覷上便是覷下只瞪  
眼向本題呆看必無是處○不過偶然論射故如是云

設使孔子另設他事相喻亦無不可此題先要就子思口中安頓君子二字然後再入夫子口氣專就射上評論君子字先須安頓若開口第一句便入君子亦病於太突又子思此章是以君子爲主孔子此言却是以射爲主賓主之間不可以不審也又如孟子仁者如射是論仁而及於射仁爲主射爲賓孔子此言却純是論射並不是論君子故射爲主而君子反屬賓位也○怨勝已是願外反求則只是素位而行就此章內各句求之則惟正己而不求於人一語最爲切近至於一切和平等語乃是論語無爭章界分中語與此題無涉

辟如行遠○不遠之道非可以他物譬說而明蓋雖近在目前睨視者猶嫌其有彼此之殊况其遠者乎雖然道貴於能行其具於人也雖不遠而循節以赴其行之也要非一蹴而可至本題遠字須從行字轉出又須著此梳櫛乃有情致而下文登高句亦不得混而相竊○人莫不共勉於行而至問以欲赴之途則有茫然而不得其畔岸者夫茫然而不得其畔岸者苦其遠之難至也遠莫可至宜其裹足而不前矣而行者絕不以此爲慮則何也行又莫不自苦其難而一語以歸宿之地又有躍然而如得諸指顧間者夫躍然而如得諸指顧間

者冀其遠之立致也遠可立致宜更超距而直前矣而  
行者復不以此爲功則又何也取下自邇之意宜如此  
廻旋作勢乃佳。

地道敏樹○只就地道一邊說卽欲逗醒正意只合用  
兜裹廻抱之法或語中埋蘊或語外包羅不宜直提政  
字與之並對一對則爲賓主不分且又錯亂題界矣○  
不是地能生樹地能茂樹及地能常留此樹不絕總要  
洗發得註中速字意透乃合本旨不下種則已一下種  
必然由苗而秀而實可計日而俟其成此之謂速速是  
監說不是橫說橫說則計種類計疆域監說只計歲時  
所謂可使旋至而立有效也。

夫政也者蒲蘆也○地道本足敏樹而况樹中之蒲蘆  
尤爲易敏之物猶之人道本足有爲政則尤易於爲也  
上二句就人地上見其敏此二句正要離却人道發論  
只就政之易爲處洗發人道二字只可於語外作繳醒  
之辭政本易爲况人力又實足有爲乎若仍就人之立  
政處說則與上句敏政有何分別耶

今夫地三段○山水不得與地並說須一併納入地中  
以來路只言天地之道山水不過覆載中之一物耳地  
又不得與天字並說以題句只從地字說起並說則似

一節題矣山水不得與地並說是題理如此地字不得與天字並說是題界如此

故君子尊德性至敦厚○如此一大理致題然既截去以崇禮三字便須逐處以鈎勒題界爲能此等題只一破承足見制題之才略矣○題既截出則一切問學之語俱要倒納入德性中去豈容分出兩個頭目爭強並對一對則問學處尙缺一脚將如何作彌補之方固知其自入於窮途死地也已○要截去崇禮二字先要將問學中精微中庸知新條款一齊納入德性中不許他另出一頭方使落下處可以任我指揮今既使之廢

相當則德性中多一款問學中少一款勢使多寡不均於是俯躡則侵旁添則溢蓋無一而可者所以作是題者不得照註平對而必作此破觚爲圓之法也

王立於沼上○下文靈臺詩云王在靈沼則沼上亦非必不可立之地然必鑿破說非不可立亦爲多事此款事題總不宜預發議論

王好戰○王不解於民不加多之故得毋自謂盡心心實有所未盡乎且其自謂盡心者得毋勉強爲之實非王心之所好乎夫心所最明莫如意所甚好之事王之所好不特王自知之臣亦竊知之則所謂戰非乎只就

王一邊說不參入孟子意中一語如此乃截得去請以戰喻一句。○此句須上承何也二字落想激發下文不可二字以爲王如知此句作引。○須知此句中並無孟子說話在內下文請字以字乃是孟子進說之辭時文用爲王念及等語便是請以戰喻口氣。○題意只是所好在戰則其所明必在乎戰只就王一邊說引得起請以戰喻四字卽已不得預先攙入孟子說話。○只就戰字鋪排與題何當王自謂盡心民事孟子直比諸刺人而殺與夫率獸食人則王之不盡其心者多矣不盡心而卒不自知者以其於民事本非所好耳要如此設想引入則上與問語何也二字相承下與答語不可二字相激而眼光已直注王如知此一語。○請以戰喻是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此句并無以喻等字只言王所明者在乎此耳既要貫通上脈仍須與上爲離至下句乃始與上作合

以五十步。○只從走者意中忽然想得我是个五十步底人不必多添一語而下文笑字之根已伏矣。

王如知此。○能勝敵乃爲盡心於戰能行王道乃爲盡心於治國不勝而走皆敗兵矣不行王道而致民以飢死皆殃民之主矣知此卽知彼殃民之主豈得望民之

多於鄰國乎。○只須引起知字便已。再申一脚。反使題境茫如。

數罟不入汚池。○此題只就樽節愛養處言其取之有方。不得向效驗上著筆。不特正面。卽反說處亦不許向題後伸足。蓋題固各有其界也。卽領題處亦只許承不違農時四字。不得兼承不可勝食。

此率獸而食人也。○題只重一率字。全要抉摘得此字透快。乃得警動梁王之意。若一語放鬆率字。便非作手。然要做率字。先要將獸食人三字安頓妥貼。蓋獸食人三字已是奇語。不得隨口讀過。且前路安頓得法。則向

後意無罣碍。可以并心一力做率字也。若前路不先安頓。則後幅便有許多款側不平處。不照顧不可。一照顧便又脫了率字手鬆矣。

王知夫苗乎七句。○題是發明莫不與之意。而莫不與之意。於下文孰能禦之。見得苗則莫禦。其發興民則莫禦。其歸往。此所謂天下莫不與也。今却截去此句。則開端入首處。便須爲此句蓄勢。使說盡處。仍留虛步。乃合題分。○作雲下雨。不過設事之辭。不宜推求其所以然。如湯有七年之旱。豈得謂天聽甚卑。天視孔邇。戰國時兵戈殘虐。殆且百年。何嘗有一不嗜殺人之君。不過說

果能作雲下雨則苗之興也淳然果能不嗜殺人則民之歸懷恐後特言其理而已轉入油然而二句只當說大造有權可以起死而回生物情惡殺莫不趨仁而背虐切勿用天心仁愛爲言○苗之生也得雨而滋是故膏理旣榮則不扶自直是卽苗之定也青蔥溢目而所望皆然是卽定於一也如是者臣知之王亦無不知之然此特如盛世之民未遭殘虐以爲其理固然耳非所論於旣稿之苗也○題雖長總其大要不過是稿苗之得雨而興也八字耳要全力注下孰能禦之四字而又不預凌其界乃合○講其如是處當云其生發之機苗若有自主之權焉其奮迅之勢天若有默相之功焉苗與天是對下孰字落想自主及默相是對下禦字落想只就此一邊說而彼一邊意自動若認真就彼一邊說卽犯下矣○韓子云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子此題旱字稿字雨字興字皆其要義所關首句不過是引入語不但知字無關要切并王字亦須列之賓位不必多作照顧上六句要團之使緊下三字正須拓之使寬上六句多作層折便不見制題手段

王見之至見牛○此題見字是眼目百姓以王爲愛句是大關節下二節王之自解自認俱從愛字生來作此

題首節只有一見字及以羊易之四字其餘俱非要義。次節固須重頓至下二節之自解自認種種自昧其心之處亦須略一描摹蓋此二節是題末三句說話之由來略之則題末三句反覺扯淡無謂矣故百姓皆以八字尤須於前路急爲提掇要之首節特次節之引子次節乃下二節之發端下二節又題末之來由也。是誠何心哉。○不論何題總有一個生根處不說破根由如人含了滿口痰涎說話糊湖塗塗總不得透亮上文牛羊何擇句便是此題何字之想必與說透而不足以舉一羽二句。○羽與毫類也兩邊組合方不

判成兩橛而題界亦割截分明一羽不舉非真不足於力者也秋毫必察非真有餘於明者也若竟說似細於力而獨優於明又違題義故一羽句必須迴顧上文秋毫句必須虛舍下意方不錯認主意而題義亦員足。○挾泰山以超北海。○兩義對翻正恐對處將題目倒置舊文云使兩人分任其役或一人遞試其奇如此翻出以字乃無倒置。

爲長者折枝。○大凡題有兩義必須審其輕重所在先輕後重此安頓之法也題對挾山超海則所重只在折枝爲長者三字乃是加倍逼下之法故從下截逆轉其

於逼下亦便然不如空領爲長者一句然後轉入折枝尤爲輕重得宜也

言舉斯心○先生云題重斯心二字從老吾老一路讀來直至善推所爲總只是近取卽是之意諸生多將心字輕撇側重舉字上去閱之殊不愜意因口占一破云所舉不外一心詩言可覆按也題義頓顯竊謂作文須如此認題乃得謂之清真尙珎識

度然後知長短○要照下文心字又要與上文權字有別乃合題分

雖不得魚○凡人失意之事諱之惟恐不深魚之不得

夫亦何庸深諱此雖字之義也要從後災發想用本題不得二字押住則曲取雖字自然變化無方若開口卽黏得字用僅僅不得意收住則心思少變化之方而局勢亦嫌窘薄○上文猶緣木句便是言必不可得題無他字祇有一雖字耳取雖字之法正要借影後災意翻入題本借輕形重作文却反要借重形輕○以興兵構怨爲甚則緣木求魚猶爲未甚矣雖不得魚二句正明緣木者之猶爲未甚就全節而論則甚是主末甚是賓就此句而論却反須借主陪賓要隱就甚處轉入未甚乃得雖字神理○緣木之不可得魚不待細說而明齊

王接口說一甚字便是謂其必不可得也。孟子却說此猶未甚作文只要透得未甚之意出便是佳構。故本題不得二字竟要開口說明無須擬議只須注下後災發意見得魚之不得甚屬平常。卽雖字之神得矣。不得雖字神情卽滿幅都成野話。不隱注後災發議卽無由蹴動雖字神情。

惟士爲能。○此題不但當諒士爲獨能并要說到士亦幾幾乎不能而又不欲不能不敢不能方叫得動下文。若則二字題面雖板重題神却走注下句不得呆做本題。

獨樂樂合下一節。○齊王欣於齊其庶幾一語而股然下問蓋欲聞樂之可通於治耳。孟子謂欲知樂之可通於治先須知好樂者若何而謂之甚誠知與人與衆之謂甚則樂之可通於治不煩言而自解矣。爲王言樂句恰好與可得聞與相叫應此兩節呼吸大關目處也。○切忌就人臣進說上發論此但自作一篇諫論則可耳。於本章與民同樂之大旨風馬牛不相及也。又講爲王言樂句每苦空薄無意由於但見得一個言字不知尙有一個樂字也。作文總要在實義上鑽研於實義上有所發明文自凌空飛舞若但就幾個虛字上描衍轉使

滿紙都成鈍氣。○不若與人須緊切獨字發出，不若與衆須緊切少字發出，乃見精透。

民猶以爲小也。○此等題正要說明白，方引得齊王何也。一問一說明白，卽不必再問矣。只要說得無端而可異，不要說得有由而可解。○要與下文與民同之句關會，而意却隱含不露，又處處是猶字口氣。

王請無好小勇。○無好小勇卽是請好大勇耳。若一語駁斥勇字全失。孟子誘掖時君之意矣。○王誠好勇，其志固不在小矣。第恐王志雖大，所好之勇或反鄰於小耳。此正不可不精爲審別也。○此題只宜將小字駁斥，

不宜預著註解，尤不宜向大字一邊著筆。

而非其上者。○非其上三字，上文已見，不宜覆衍題神。全在一者字者是覆舉前語，而別致其沈吟之意。全要呼動下文非字。然又不宜便下斷語。一下斷語則預凌下界矣。

以齊王。○要重讀齊字，方喝得猶反手之義起。

豈有他哉。○講豈有他哉句，先生云：使移師以指他國，度未必皆若是之輸誠效順也。豈其指他國，則人懷不二，而獨於燕地特切望雲之戴哉。以他國而伐燕師，恐亦難禁其若是之望風降附也。豈其於他國則拒而不

納而別儲此心獨待齊師之至也哉不一語侵及避水  
火句而言外自見且使本題他字亦有著落處如此發  
揮乃為警透

舍豈能為必勝哉○此句要黏住舍身上說言舍所自  
負處不在彼而在此並不是泛論戰陣之理從古不能  
必勝也若作戰豈能為必勝便不似舍自表其勇聲口  
勿求於氣可至勿求於心○做上截便須歸重心字做  
下截必須將告子重心處作兩舉對照以見告子自亂  
其例多所抵牾意乃緊切透露重心字本屬題意如此  
作割截題法亦不出乎此

今夫蹶者○吾嘗論作文之法照下須覷近脉此題只  
照是氣也三字乃為合拍若急要照節末動心句則凌  
節越次口氣都不似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此等題落想貴在題端  
傳神須在空際平時專事塗附到此便伎倆俱窮上對  
既聖下領一體從此个罅縫中轉身落想方有文字○  
此題斷無三比分做之理蓋三子特舉其名字而已申  
無實義如何可以分比發揮一分做則不是犯下便是  
旁添必非題中本分所宜故只許聳身題頂不許有一  
語近躡題面一到題面則只有直趨下文而已不趨下

交則謂之旁溢旁溢之病更甚於犯下。○從德行言語引入文學威儀只借上節生情不必別興端緒。○此題一著三子身上便無文字而愚者必欲填砌故實以爲能此與嚼蔗渣者何異能於點逗三賢處蒙上孔子說入與下文一體句引動有情便令實處皆空不傷填砌矣。○或云不填故實便恐爲具體諸賢所借正惟不填故實而又不得爲具體諸賢所借乃見心思若硬填故實則顏閔等豈無故實以彼易此仍是兩家公話耳昔人論枯窘題謂無生發處便是生發非細入芒髮者固無從與論此微妙之趣也。○此等題只當在點次出落

映帶間於本章之義有借端關合之巧卽已矣若一眼覷定題之正面實是無可下手。○旣不敢以孔子自居則由孔子而思及其門弟子於門弟子中思及此三人大略是降格相求之意要反面喝動有聖人之一體句乃是此題若欲鋪敘事實則但將史記孔子弟子傳家語弟子解諸篇直抄數語可矣於公孫丑引述之意何當耶。

尊賢使能至信能行此五者。○先要將此五者三字坐實然後好講信能行三字此五者指每節首二句不指末二句但每節末二句易於總說上二句却難於鋪排

因其難於鋪排便一味蹈虛則又何以見制題手段何  
義門言汪武曹論長題中堆垛字有反點借點補點之  
法最爲妙解今人好爲高論聞何汪二家之說輒鄙而  
笑之不知此乃梓匠輪輿之規矩憑他巧妙橫生法則  
總不能外此故謂武曹所用之法尙未盡慶歷諸公之  
妙巧則可謂武曹所用非慶歷諸公之法則不可

以不忍人之心○連下行不忍人之政並出亦只是過  
脉語其精神全要注在下文天下二字見此心之可以  
廣被而無難也時文但曉得去呼動下文政字政字上  
文已見正使實寫出來亦只得上文語意與此句之意

不相干涉况又不過是吆呼窺探並無一字著實乎要  
覷定不忍人之心爲量甚宏非徒耳目相接之近有待  
吾爲推暨而已特患具此心不能自用耳如此頓跌方  
合本句神吻○他題要重做虛字此題却要重振不忍  
人之心五字使與下文天下相通以字只須輕輕兜裹  
便住

今人乍見孺子○不但見後之心不可說并孺子作何  
景象亦不宜預及此本題之界限也今人而有所見見  
而出於乍見者乃一孺子此本題之層次也扣題處  
不許一語溢分照下處不許一語著迹至如因先王而

驗諸今人此意只宜入首處一見多說便是話外添話  
天時○若論先正正法此題只應就術士意中代爲設  
想見行軍用兵趨吉避凶專在迎合天時不得下一斷  
語至結末方許趨入下文明說天時之不足恃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上節神氣尙虛此句坐煞說神  
氣較實說來勿仍似上節口氣乃合又上文不知二字  
乃然則二字之所由來不緊承此二字說卽神理全失  
子爲長者慮○長者二字題神所注極不可忽○慕富  
貴者苟語以勢位之可不失彼卽欣然樂就矣長者所  
志初不在於富貴則非勢位所能動也急功名者但示  
以勲業之可立就彼亦枉已相從矣長者所期不徒在  
乎功名更非勲業所能誘也句句要跌重長者喝醒題  
神激動下義大意如此

則豈徒齊民安○用予之後必有所以施諸民者被其  
施者慮無不離水火而登諸衽席也先將齊民安三字  
切實安頓然後再轉到豈徒二字

亟其乘屋○要對下播穀句落想此時歲晚務閑得以  
餘力繕完其家室失此不務他日者或遇風雨飄搖力  
有不能兼及徒悔恨於無窮耳要逐處說得如此激切  
乃得本題亟字神理○題字必須抽單來說卽據乘屋

兩字便須分拆不得。囫圇直出。當云吾儕當改歲之際。得安然而入處邑中者。恃有此屋爲之庇也。抑吾儕殫終日之劬。至皇然而不遑宵寐者。亦專爲此屋謀其安也。葺而治之。非乘屋焉不可。如此乃得安頓妥適。惟助爲有公田。○此題據鄙意領題後。只宜從公田二字倒追出。惟助爲有四字。至於影照下文。只宜反逼。又入題後不許一語再涉詩辭。再涉詩辭。便預犯了下文。由此觀之一。此字雖前輩何屺瞻之論。此題愚亦尙嫌其有未精切處。

卿以下。○題云卿以下。對面便有卿以上一層。卿以上。就侯國言之。則爲侯國之君。又上。則爲天下之君。古者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皆所以奉宗廟之粢盛。此制雖非臣下所敢僭越。然而報本追遠之心。上下同之。然則推恩逮下之義。豈得竟自侯服而止乎。又卿以下。雖尊卑各異。皆爲比肩事主之臣。故雖不爲差別。不患名分之或淆。此等處皆有實義可搜。

同養公田。○公田字上文已見。題只重同養二字。

陳良。○陳良是陳相既倍之師。彼所不樂聞其名者。孟子却偏要以此發其愧恥之心。題位甚窄。從孟子所以說出此二字緣由上著想。則其境便復寬然而波瀾意。

度亦由是而生矣。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要從得人內抉出所以爲仁之意。不於題之夾縫中著力。則或拈得人。或拈仁字。總無是處。○總要在仁與人兩層交關處著意。單拈一邊。卽浮辭空集矣。又須緊對上二句洗刷。注中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二語。是此題仁字之骨髓。○此題固屬汎說。不得遽指堯舜。然說來自須與堯舜有關。故註亦卽借堯舜事作指點。若撇開堯舜。另尋別樣說話。則又似沒籠頭馬。橫驅別騫。無所不至矣。

父母之心。○此題要從男女心中。反映下文皆字。則不但下句口氣一撲卽轉。并不待父母以下數句骨脈亦無不通矣。○此題近脉。注皆有二字。遠脉。則引起不待二字。或從近脉上翻襯。或從遠脉上設想。皆得題神。否則對題呆看而已。○此題通篇見不得一有字。

天下大悅。至武王烈。○就末後覆述處。單舉周公言之。則章意只重周公。就此題論。只須就題立局。周公直局外人耳。卽欲照顧下文三聖。亦只宜於首尾見之。中間斷不宜夾和雜說。自討葛藤。

於齊國之士。○此句不過是降格而論。不宜重作提振。法宜從士字逆轉入齊國。不宜從齊國順轉入士。時文

家先將齊字重抑轉處却云莫謂齊國無士如此則下文巨擘句如何可接豈不大違口氣○此句純是輕薄之辭用不得鄭重字下句巨擘字乃於輕薄中假作鄭重之語耳時文動云不得不鄭重而目之曰齊國之士是全與口氣大反○題重齊國二字正須頓跌出之不得順口直說又此只汎論齊士不宜遽入仲子○此句不過承上匡章之語及之並非孟子自己論士其不外齊以衡士亦是就其意而言之並非孟子不欲外齊衡士

夫蚓○大意說蚓無求於人仲子居室食粟猶待人之乃爲合構○蚓之居食一切無求於人故可不問所從來特提夫蚓二字見此斷非人類所能同耳○上言充仲子之操必至於爲蚓而後已此句重提蚓字正見人類所必不能同

若仲子者○說個若仲子者四字便見是必不可充之操此句緊頂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勿居二句說下不得并連以妻以於陵二句混說在內下文充其操乃說到他人之食亦勿食他所之居亦勿居必要他處皆不居食乃可以充其操則惟有爲蚓而已矣○仲子二

字只抵得不食母粟不居兄室八字謂若如是以爲廉則非蚓不可耳須逐處吸得起蚓而後可四字乃合題吻○不食母食不居兄室是此題仲子二字之的解大意謂欲如仲子如此不食母食不居兄室以爲廉耳離婁之明○此題且慢照規矩只應就成方員處落想見得具此明視有何方員之不可成如此方使語意親切而又不預凌下位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須就世之不遵先王者代爲設想以爲先王之法誠無可議卽遵先王之法亦所願爲特是吾非先王強而遵之或慮其有過耳要句句說得

誕妄令讀者自生豈有此理之歎乃得其神

規矩方員之至也○此題須一句移用不到不以規矩及繼之以規矩等題乃爲獨切○此題應從方員字倒入不宜一口卽較住規矩

人有恆言二句○題只引述其辭未到得推求其義一加推求卽贊毀俱非謂恆言極有道理是天下之本在國二句題語也謂恆言尙有未盡處是節末一句題之補義也要極意翻弄仍只還他述而不斷乃佳○恆言不宜太加駁斥只隱然見得語有未析而義尙未精但順渠意思說來令人自會乃佳竟用斷制亦非口氣

莫若師文王師文王○上句是論道理該如此不著人身上說次句方鑿指一能師之人題界須令分明

必有酒肉至必有酒肉○題既截去下五句只以首尾酒肉字相結則并上截將徹請與等句皆不宜重做都要納入酒肉內說請與是請此既進之酒肉有餘是別儲未進之酒肉見得曾子無方之孝思悉寓於一飲一食之中則酒肉之關於養者豈其微哉然使但曰酒肉而已則曾元之養曾子亦未嘗或缺於供也

故人樂有賢父兄也○題中緊要虛字必須加摹畫之功者先要將實字安頓如此題句中六個實字須於入手處即便逐一安頓妥適然後併力去追究故字根由宕出句末也字神理使上文兩個養字下文兩個棄字一齊迴繞筆端乃爲大得

其涸也○只宜就涸字上翻騰不宜向涸字後再說他難易遲速如滄海之變爲桑田須數千年一涸卽河底之忽成龜坼亦須異常亢旱經年歷月乃得有此一涸涸亦甚有不同但溝澮皆盈之涸則不必寬爲之期遠爲之慮也○全要在也字拖尾處搖曳處盪激下意不得開口便云易涸

故聲聞過情二句○要將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八字像

似從前說過的話今特因水而觸之乃得故字之神卽如故人樂有賢父兄題亦要將人樂有賢父兄六字作從前說過的話今因養字而得其故

君子存之至坐以待旦○韓子云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存幾希之君子本兼周公而下言之題却只就周公截住此中籠冒幹補之法不可以不講大意謂有君子之克存卽庶民亦得免於禽獸之歸其所以能存此心而使庶民亦得免於禽獸之歸者原不必盡操得爲之柄乃始有以見其功而操得爲之柄者其功爲尤著則自舜禹以

至武周其人皆是也

夫尹公之他○作文首要審題之界庾公字雖見上文然就此題而論實無可以插脚之處况措語尤須分別賓主此句純是尹公作主卽下句友字中雖已說及庾公然而取也必也亦尹公爲之主不得喧嚷庾公反使尹公退居無用之地也况此句中刻刻使庾公攘臂其間乎每怪學者作文本分之內不加搜剔動輒向分外滋擾須知題句縱有遠神遠理只須於語外隱約相關而於題之本分仍自絲毫不益乃見作法切勿躁妄迫切以致顧賓失主

瞽瞍焚廩使浚井。○完廩六句總爲下句謨蓋張本只重焚廩揜之二句下段雖有出字只須輕帶上段原無兩笠自捍而下一句更不宜爲蛇添足况今截此七字爲題則兩笠自捍意更不宜一語道及時文將焚廩句輕撇反將註引史記之文重作分疏則猷矣下截亦只重使字不必另添舜之從令一層題句只是焚廩不已又使浚井耳始終是瞽瞍作主方得上下一串作文總須相題佈局一字之增減異同便有移步換形之妙泥於舊作而體規畫員以求之不得也。

彼以愛兄之道來。○此句就象一邊說下二句乃就舜一邊說本文兄字亦兼指舜說下文之字亦兼指象說然其語勢却分賓主本文象爲主而舜爲賓下文舜爲主而象爲賓故此題不許有一語直就舜說。○論此題大局必須先就來字作翻點來字後又須將來而不以其道者作襯然後就鬱陶思君二語說出他愛兄來將題字一點明然後就愛兄處細細挑剔正面重發二比然後再入題後說他有可欺之方引起下文誠信如此乃得。

孔子主我至進以禮。○題句雖多分之只有兩截其首尾不止二義者須另尋打疊之方要之必歸於兩截而

後已唯大長題連章連節不可以截做者則順題鋪敘  
逐處變化兼具左縈右拂之能斯稱工矣如是題目孔  
子主我起直至有命二字纔住則四句總併爲一截下  
五字又統提平日言之另爲一截此一定之章法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此題自當照下清字用筆并須說  
他有分辨有節操照下廉字立字用意夷之廉處立處  
不但持已一端卽就持已而論亦尙有耳不聽惡聲一  
語此題須句句對著次句用意使不聽惡聲題一語不  
得借用乃見獨切

樂正裘牧仲○裘仲二人不過姓字猶著人間至今可  
以追述耳其得姓之由來略加點綴雖似無妨然亦須  
與題義微有關會方許借境生情若其命名之義直不  
容有一語著迹

爲之兆也○兆者端緒之初萌耳對大行其道說必須  
用驟作更張等作襯乃能使語意醒豁

且君之欲見之也○作此題凡有六病題只且之也三  
字君欲見之四字乃萬章問語說成孟子自撰此辭病  
一欲見卽是召見漫用造廬請謁等語病二庶人字上  
凡三見是此題第二個之字的註解泛講好賢不將之  
字坐實庶人則可疑之神不出病三且字從上文轉灣

入手處不從士身上脫卸到君心上去則且字進步詰問之神不出病四之字追究心源語勢甚曲文多直寫病五也字住而不住口氣甚虛收處多填實話便通體多呆病六

白羽之白也○就羽字精加鏤剔見得與他物之白不同反激下文猶字乃爲得法○此題動下文有反照正照二法反照則當鑿鑿然是羽之白非他白所可混重在羽字正照則當云羽旣白是卽可以白概之而羽之名并可以不立重在白字

今夫麩麥六句○上截字句雖多只抵得養而無害四字耳下截雖止六字却須重發二比引得起皆熟二字乃佳○農夫之望常在日至之時農力之斂則尤在播種之時蓋夫麩麥之有種也不爲之散而播之則困窮之蓄安望其有日至之時乎種之播也不爲之覆土以覆之則雀鼠之耗更何待興嗟於日至之後乎播而覆之則旣有以樹之矣樹之而麩麥遂淳然生矣乎未也又必審其地與時非其地而樹之則當日至之時徒有石田之慨耳非其時而樹之則未當日至之時先不免有泥爛之虞耳必須如此逐層清出方知題中字字有義一字不可脫空至日至之時四字乃題界所在尤須

逐處鉤勒方不漫溢。

其一人專心致志。○作文勿急搶正義，須從題中最沒要緊字說入。如此題先提心志兩個死字眼，次及專致兩個活字眼，死活字一一安頓有方，然後再轉入其一人三字。蓋此三字是針對彼一人言之，題中最緊要字眼也。不先安頓下四字，急從此一人三字注想，則下四字便有鑽不出頭之苦。○又此題專心致志四字，只宜總做諸生分比，未免孩氣。

一人雖聽之。○聽者承教之名，不特教者不肯輕以相目，卽同學中誠於受教者，亦不肯漫以相加。謬引爲與已同類也。唯是授受之間，原不專資乎口耳。如徒以出口入耳爲克承師訓也，則亦不必靳此承教之名，而謂其不得漫以相加矣。曲取雖字之神，大略須作如此翻騰。○大凡一題入手，先要想他反面一層之意，得他反面一層之意，卽正面處一撥便醒。急搶正面，是作文之大忌。要借反面作襯，而不能適合乎發言之意，則又是隔靴撓癢。就此題論，先要將下文弗若之矣四字坐實在此一人身上，因謂如此人者，卽以不聽師訓相目，亦不爲過。以此作翻，然後說我亦不靳此虛名，恰好領起雖字。要曲曲折折與題相赴，所謂看書須如踏翻了船。

渾身浸在水中方看得出

必至於殼○此題實拈殼字則太迫空拈一法字則太寬拈志字轉入教者身上說乃不可移至他句○此題一將巧字作襯毋論必字神情萬無透露之日卽殼字亦純是法度影響話頭全不見切實義諦矣能切著註中弓滿意發論題氣自能吻合閑話自無從擾其筆端學者亦必志於殼○章內凡疊用四必字註所謂事必有法云者乃其總統之意作文却須精細貼切令逐句不容移動乃佳就此題論不難與上句教射分別難在下節亦有學者亦必四字只空領大意便做下節題亦

得故作文必須在殼字上著力殼固學射之法然但用法字替身字眼而以射字成語嵌入其中以爲切題之計終究寬泛必須要緊切註中弓滿二字發揮至於講必字又須就不及乎此者作襯見法不可貶之意不得就聰明之士求多於殼外者作襯恐將題中必字改作僅字故也

必以規矩○此句須緊切教者說勿令學者句得以通融又須緊切規矩用意勿泛言教有成法致教射句亦得通融

有諸內四句○題語原不過一正一反然字面更換處

亦須字字還他著落。○看書首要節次分明，此四句承上謳歌善哭，推廣言之，雖不必坐煞此三項，然大概只就技能末節上講，下二句方說到士君子身上，若急趨正位，早已凌躡下界。○人謂急趨正位，方可擊射孟子，不知只就旁面唱嘆其擊射處，筆鋒尤冷而銳，且使句外別有遠神，更耐人咀味也。

今有無名之指。○此題從一身之內論及於指，又從十指之內論及於無名，只要見得無關輕重之意，便了却本題之位。至於此指之或屈或伸，與視此指者之或輕或重，皆是下文說話，不宜越界妄侵。

吾聞之喜而不寐，合下二節。○喜而不寐，奚爲喜而不寐，呼吸本自關通，難處總在中間之堆垛耳。此堆垛處安頓得法，運化無痕，迴繞不脫，卽成佳構矣。入首處要講安頓正說處，要講運化落下處，又要迴繞通篇出色處，全在此三項上見得比之常山之蛇擊中而首尾俱應，乃得其勢。若離此三項，只做成首末二句題文，何妙之有哉。要講安頓運化迴繞之妙，則前輩所謂借點反點補點之法，不可不知。

好善優於天下。○題重優於天下四字，以見善量之廣。至於所以優處，却在下文。若細心認題者，句句說得恢

廓石勢却語語渾然無一語鑿破乃合題分

昏暮叩人之門戶○既爲吾人生活之資則其需之也本無間於晨昏然其在人者非吾之素有而且門戶有別昏暮非時似不宜率然而相叩乃亦竟有以昏暮叩人門戶者承上轉落處自有與水火相關照而不至於犯下之法大意如此

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題雖割截然上下總是一意多與人同亦是謂其與他人無別下文其居使然方與大哉居乎句相應○此二句總言其與人無異上句特汎言之下句又就他享用處說然亦人

所同然非有甚異於人也然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位實使然也今旣截去居字則只應就無異處說下截并截去多與人同句則無異意并須於語外見之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守者之言只重在下句似字此句非字却可當下直斷不用多生做作作文只須領得下文一似字起便佳○呼於埴澤講家訓作命令之傳呼並非因門閉而呼時文多用宵夜等字皆非

性齋詩文

三

